

(英) 达夫妮·杜穆里埃 著 方华文 译

蝴蝶梦



REBECCA

REBECCA

REBECCA

REBECCA

REBECCA

REBECCA

REBEC

1561
80

蝴蝶梦

[英] 达夫妮·杜穆里埃 著
方华文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蝴蝶梦 / (英) 杜穆里埃 (Maurier. D. du) 著; 方华文译。—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 12
(世界名著译丛)
ISBN 7-224-05341-4

I. 蝴… II. ①杜…②方…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1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7375 号

Rebecca

DAPHNE DU MAURI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edition)

蝴蝶梦

[英] 达夫妮·杜穆里埃 著

方华文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5 插页 320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24-05341-4/I · 1040

定价: 23.00 元

• 总序 •

从上高小时，我就有读长篇小说的嗜好。长篇小说结构宏大，情节曲折，绘声绘影，引人入胜。一本书常常读得废寝忘食，不读完不肯放手，眼睛读成了高度近视，我却无怨无悔。开始主要是读中国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红楼梦》之类，稍后便接触到世界名著。当时几乎是不加选择，凡是能借到手的，便尽兴去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大约到高中时，我便读完了《茶花女》《古丽雅的道路》《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名利场》等。尤其是泰戈尔的《沉船》，给我留下了永志难忘的印象，男女主人公那传奇般经历、细腻的感情世界、诗一样的意境，打动着我好奇的心。我读着读着，忘记了烦恼，忘记了家人，忘记了学校，好像进入了一处无边无际的宝藏。

考入外语学院后，更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在高大的书架中徘徊，我在无涯的书海中遨游。从此，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记得“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新华书店里重新又出现了《十字军骑士》《基督山恩仇记》《十日谈》时，我一古脑儿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把它们买回，珍藏起来，真是比得了宝还高兴。尤其没有想到的是，年届不惑之时，竟然投身出版业，干起出书这行当，正谓“歪打正着”吧！

而今已年过半百，从事出版工作也有了十几个年头，虽然

不像作家那样著作等身，但自己偶尔舞文弄墨，年深日久，竟然也出版了十多部书，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闲时回味起来，才觉得自己从读名著中受益匪浅，既增长了知识，也学会了主要的写作方法，它们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对自己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你思如泉涌，使你下笔如有神助。正因为有着如此刻骨铭心的切身感受，才想在序里把自己得益于中外名著的心得告诉大家，以便更多的人受惠。

文学是一面镜子，它所反映的是人类全部社会生活，而文学大师所提供的经典作品，则反映的是浓缩了的社会，描写的是典型化了的典型人物，是人生的百科全书。每个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和喜欢文艺作品的初学者都可以从中汲取营养和得到借鉴。例如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创作的大型丛书《人间喜剧》，就是试图反映十九世纪的法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原计划写 143 部小说，后来实际完成了 96 部。他自己把这部关于社会风情的大型丛书分为六个场景，每个场景中都有精湛的代表作。如个人生活场景中的《夏倍上校》，外省生活场景中的《欧也妮·葛朗台》，巴黎生活场景中的《高老头》，乡村生活场景中的《乡下医生》，政治生活场景中的《舒安党人》等。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那辛辣的笔触，无声的幽默，出神入化的讽刺，炉火纯青的语言，总是给人以思想的启迪，观念的升华，文化的熏陶，情操的陶冶，知识的更新，历史的沉思。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完美的艺术享受。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时说道，他是一个“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大得多的一个现实主义大师”，他的《人间喜剧》，“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

文学反映社会，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不限于巴尔扎克的作

品，比如俄国文学大师托尔斯泰写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全书共写了 559 个人物，时间跨度长达 15 年（1805—1820），它不正是一幅波澜壮阔的俄法战争的历史画卷吗？作家以如椽之笔，再现了那个时代的伟人和那场令人痛恨的战争。它既是小说，又是历史，如写保罗吉诺会战，就像作者身临其境一般。类似这种体裁的名著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不少当代读者，不是从历史，而是从小说中了解过去的时代、过去的社会，以及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这也是小说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学是一座宝库，世界名著则是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遗产，继承这些文化硕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促进我国古老文明在新形势下革故鼎新，使其更具朝气，更有活力，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列宁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和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在我国继续深入进行改革开放的今天，在我们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形势下，我们更有必要广泛吸取外国文学中有益的东西，才能发展和丰富我们社会主义的新文学。下面，我想就自己见闻所及，粗略地介绍一些世界优秀文学作品，有些则只提些书名，就算是我向大家推荐的一份书单吧！”

说起世界优秀文学，就不能不提到享誉世界的欧洲最古老的文学——古希腊文学。其主要作品是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古希腊神话《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史诗都是以发生在公元前十二世纪的特洛亚战争为历史背景的，史诗描写希腊人用了 30 年的功夫，竭尽全民族的力量，才用木马计攻下了特洛亚。在史诗中，希腊神话中的天神、爱神、海神、战神、日月之神、智慧之神都已出现。这些人格化了的神和神化了的

人是时代的产物，并予后世以巨大的影响。在当今社会上，在各国交往中，如果连希腊诸神都一无所知的话，是会显得愚不可及的。文学起源于神话，这大概是被中外各国的历史所证明的。

希腊神话中令人难忘的伟大英雄是普罗米修斯，他用泥土和河水创造了人类，又用茴香管把天火盗至人间，使人间出现了光明。他被天神宙斯用链子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每天让贪婪的鹰啄食他的肝脏，但他永不屈服，永不低头，永不后悔。马克思曾说过：“普罗米修斯是哲学历史上最高贵的圣者和殉教者。”大文豪高尔基评价说：“普罗米修斯是人类世界中最被爱好的不朽形象之一。”这样不朽的艺术形象多少年来一直在欧洲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稍微懂得点文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他的英名。

再如欧洲中世纪文学中的一朵奇葩——但丁的《神曲》，它是中世纪各种学术发展的综合产物，又是近代文化的序曲。它一面攻击教会的腐化堕落和残酷剥削，又一面鼓吹人们苦苦修炼，争取到达天国乐园。作为作家，但丁具有两重性，但他爱国家、爱民族，以及对天主教的痛斥和对社会上形形色色不道德行为的批判，都体现了人民性。伟大导师恩格斯说过：“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神曲》吹响了宗教改革的前奏曲，同时又反映出近代思想的萌芽，它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先导，对“文艺复兴”运动起了重大的影响。

“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十四至十六世纪一个伟大的改革运动。恩格斯曾说：“这是一个需要和产生思考力、热情和性

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说到“文艺复兴”，人们便想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油画，其实，不仅在绘画，在文学方面也出现了不少巨人和巨著，其中，首推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这部反封建、反教会、反僧侣的旷世奇书，如一把匕首，刺向那反动封建的社会，似一道闪电，划破了黑暗的夜空，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其他如法国拉伯雷的《巨人传》，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更有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著名剧作《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奥塞罗》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以反封建、反宗教的人道主义为旗帜，为资产阶级革命风暴的来临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有相当的进步意义。

值得一提的还有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这是一个矛头指向封建贵族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是“文艺复兴”时期反封建、反教会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并且更为彻底。它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把“文艺复兴”时期宣扬的人道主义提高到政治性原则的高度。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出现了不少有名的佳作，如英国但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被誉为“第一本真正称得起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至今仍得到全世界青少年的喜爱。此外，英国小说家撒木尔·理查生的两部长篇《巴美娜》和《克拉丽莎·哈娄》，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法国孟德斯鸠的书信体小说《波斯人信札》，伏尔泰的哲学小说《小大人》，德尼·狄德罗的《修女》《拉摩的侄儿》，法国启蒙运动领袖让·雅克·卢梭的《爱弥儿》《新爱洛依丝》，以及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等，都有相当的知名度。这些小说和后世长篇小说相比虽稍嫌稚嫩，哲学或议论味道较浓，但毕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世界长篇小说的发展史中，占有

一定的位置。

十九世纪是各国长篇小说创作空前繁荣和百花齐放的时期，尤其是欧洲诸国与俄国更为突出，举世公认的不少名著均产生在这一时期。如法国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斯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英国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勃朗特姊妹的《简·爱》和《呼啸山庄》；俄国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果戈理的《死魂灵》，屠格涅夫的《罗亭》《贵族之家》，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等，真是色彩纷呈，诸家并出，各种流派的作品美不胜收。美国毕采·师陀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一名《黑奴吁天录》），深刻揭露了灭绝人性的种族歧视，描写了黑奴们那暗无天日的生活，鞭挞了农场主惨无人道的野蛮罪行，在当时反响强烈，对废奴运动起了相当大的进步作用。美国文学起步虽晚，但一开始就向现实主义过渡，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长篇小说的创作也更加成熟，更具有活力，出现了不少史诗般的作品。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法国莫泊桑的《俊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英国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约翰·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白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战争与和平》，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高尔基的《母亲》，美国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以及德莱塞的三部曲《金融家》《巨人》《斯坦噶》和《天才》等。

书海茫茫，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尤其是近现代的一些世

界名著。如《老人与海》《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飘》等，已是广大读者耳熟能详的了。在劝大家读世界名著的时候，我也不赞成大家再像我当时那样不加分析、随心所欲地去乱读一气，而是要有一定目的，有一定的选择。尤其是欧美文学，它诞生在资本主义的国度，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的烙印，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充斥书中，我们必然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条分缕析，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看待书中的人和事，要抛弃资产阶级的糟粕，以便保留各民族文化中的珍品，切不可囫囵吞枣，全盘接受，这是我们在读外国世界名著时应该遵循的方针。

我社在出版这套世界名著时，精心地作了选择，一是尽量照顾到世界各国，以保证其广泛性；二是非精品不选，不搞滥竽充数，坚持质量第一。在译本的选择上，择善而从，一律用原版文字翻成汉语，不搞从其他语种转译，以便尽量接近原貌。译文均以现代白话文为准，译者均是国内各方面的名家。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这套书是为青年人编选的。我多么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踏进这崇高的文学殿堂，去领略名著的魅力，去丰富自身的阅历，去积累宝贵的经验，去创造明日的辉煌。未来是属于青年人的，我相信这套世界名著译丛一定会帮助更多的青年人成才，新的文学巨匠会在他们之中产生，让这套丛书托起更多明天的希望，去造就祖国的栋梁。

如果读者对选目和译文的质量能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我们将不断地改正缺点和不足，使这套丛书臻于完善。

周鹏飞

1996.7.31 于西安·逍遙齋

• 译 序 •

中国古代有一位名叫庄子的哲人，一日酣睡之中梦见自己化为蝴蝶，飘飘然，仿佛自己真就是蝴蝶。不久醒来，又觉得自己还是庄子。哲人日已远，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出神入化的寓言故事——“庄子梦蝶”。无独有偶，有位英国女作家杜穆里埃也写了一本名为《蝴蝶梦》的小说，可是翻开书从头至尾竟未飞出一只蝴蝶。原来，《蝴蝶梦》本名《丽贝卡》，与蝴蝶毫不相干。此名的最初翻译者大概因为书中以说梦为肇端，便信手“捉”来几只蝴蝶，从而译得此名。“庄子梦蝶”乃物我两忘梦境之极致，其他任何梦境都无出其右。至于《蝴蝶梦》中的主人公也做了一个梦，意境如何？我们读罢小说便可知晓。

《蝴蝶梦》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向人们描述了发生在曼德利庄园里的一段扑朔迷离的故事。“我”梦游曼德利，庄园已经面目全非，残垣断壁，杂草丛生，颓败而凄凉，勾起了“我”对昔日庄园生活的回忆。“我”二十一岁那年，与长“我”二十余岁的德温特先生萍水相逢。两人虽然年龄悬殊，但情投意合，不久便双双坠入爱河，既而结为连理同返曼德利庄园。

丹弗斯太太是庄园的女管家，曾经服侍过德温特的前妻丽贝卡。丽贝卡驾艇出海遇难后，女管家忠心不改，庄园里的生

活起居皆依循丽贝卡生前的方式，任何人不得变动。丹弗斯太太一袭黑色长裙，不苟言笑。“我”在她面前，如芒刺在背，经常手足无措，惟恐触犯庄园里的“清规戒律”。她全然不把“我”视为庄园的女主人，相反在“我”面前盛气凌人，对“我”或百般刁难，或暗中算计，处处设置障碍。一次，曼德利举办一场规模盛大的化装晚会，丹弗斯太太怂恿“我”借机表现。当“我”身着丹弗斯太太推选的晚礼服亮相时，全场一片愕然，德温特也怒容满面。事后“我”才知道，这套晚礼服与丽贝卡某次化装晚会穿的服装全无二致。“我”沮丧到了极点，只好独自外出漫步于庄园四周和海滩，以消除烦闷。待内心平静下来，“我”开始梳理在曼德利的种种经历。脸色阴沉的女管家，死后阴魂不散的丽贝卡，凄凉的海滨小屋，还有一位自称是丽贝卡表兄的不速之客，等等等等。“我”觉得种种迹象背后隐约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一天，海湾里打捞出一只沉船，人们在沉船上发现了丽贝卡的遗骸，疑团终于被解开了。德温特向“我”道出实情：丽贝卡不是淹死的，而是被他枪杀的。丽贝卡虽然外表美丽，却包裹着一颗恶毒、阴险、淫荡的心，经常同她的表兄及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到海滨小屋里鬼混，德温特忍无可忍，把她杀死沉尸海底，对人谎称她驾游艇出海遇难。真相大白，“我”心中释然，德温特并不留恋他的前妻；但又有了新的忧虑：德温特毕竟杀了人，定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当“我”惶惶不可终日时，突然出现了一条重要线索可以免予起诉德温特。“我”陪着德温特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可以了结此案的证据，然后满怀喜悦驱车返回曼德利，却见庄园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

《蝴蝶梦》一书的作者达夫妮·杜穆里埃是30年代英国文

坛上极为活跃的女作家，长期生活在英国西南部大西洋沿岸的康沃尔郡，喜好驾艇出海，眷恋田园风光，经常在乡间田野散步，一边欣赏秀丽景色一边构思，写下了不少以康沃尔郡为背景的小说。讲故事或许是女人的天性，而杜穆里埃在这方面尤为擅长。她讲的故事选材随心所欲，一经她的生花妙笔即变得引人入胜。她在野外漫步时，放眼远眺，各种景物尽收眼底，思绪不仅流连于大海、蓝天、白云之间，还在古堡、庄园、幽灵中徘徊。她对事物的感受极为敏锐，无论是重大事件还是家长里短，都会引起她的浓厚兴趣。她经常深入乡间，和农夫交朋友，与庄园主攀谈。丰富的生活经历成为她文学创作的醇浓的源泉。她把生活中得来的素材反复咀嚼、筛选，然后编织成离奇古怪的故事，娓娓道来，令人听了着迷。她一生写了《牙买加的客人》《法国人小湾》和《堂妹雷切尔》等十余部小说，影响最大的当属《蝴蝶梦》。

杜穆里埃的小说受哥特风格的影响很深，多有惊险、曲折、离奇的情节。同时，她也是一位设置悬念的大手笔，把悬念贯穿《蝴蝶梦》始终，从而引得故事情节一浪高过一浪，直至达到巅峰。悬念中，丽贝卡的卧室芳香四溢，幽灵不散；女管家丹弗斯太太颐指气使，行踪诡秘；海滨小屋突兀于岸边，为何废弃？种种悬念犹如九连环，一环套一环，扣人心弦。自然，所有的悬念都伴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冰释，读者应当不再迷惑。谁知在小说结尾时，杜穆里埃又设置了最后一个悬念：毁灭曼德利庄园的那场熊熊大火，究竟是失火还是纵火？如果是纵火，纵火者是谁？难道是女管家？匪夷所思。若要知道大火的起因，最简捷的方法便是询问悬念的设置者。然而斯人已逝，只好由着读者猜度。

清新的风格，优美的文字，以及小说中鲜明的人物个性，使杜穆里埃的小说魅力无穷。《蝴蝶梦》中的三个女主角，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她们或相貌平平却天性善良，或外表美丽却内心邪恶，或表面岸然却色厉内荏，与一般文学作品中美丽的脸蛋儿必配以似水的柔肠这样一种人物描绘手法迥然不同。“我”是一位极为普通的女子，虽无姣美的容貌和显赫的出身，却有着德温特最为看重的纯情和善良的内心。“我”厌恶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情愿永远置身于大自然之中，与花草、明月、海涛、微风为伴，过一种惬意的宁静生活。丽贝卡那如花的容貌无疑会倾倒所有温文尔雅的绅士，然而人们一旦透视到她那邪恶阴毒的内心，就会像害怕瘟疫那样避犹不及，哪里还敢同她亲近。从中不难看出作者对世俗审美观念的反对，以及对平民阶层的希冀、同情之心。杜穆里埃的小说所以能在世界名著里占有一席之地，除过构思独特、语言优美外，人物的刻画也十分成功，有关于心理的描绘非常细腻，从而为她赢得了极高的文学声誉。

我从事文学翻译已经十载有余，曾通读过《蝴蝶梦》英文原版数遍。其书虽有若干种中文译本流通，然却有句子冗长、词汇陈旧之嫌，令读者费解。重译此书，除力求语言简洁、明快之外，还力求再现书中清新、流畅的风格和栩栩如生的人物。让我们一道翻开《蝴蝶梦》，沿循着作者的思绪，穿过蜿蜒的羊肠小道，步入树木参天的密林，梦游虚幻神秘的曼德利庄园……

方华文

完稿于 1997 年 7 月

美国新奥尔良

• 第一章 •

昨夜我又一次梦游曼德利。我似乎站在那扇通达车道的铁门前，由于去路受阻，一时进身不得。铁门上挂着大锁和链条。身置梦境的我高声呼唤守门人，但无人应答，于是趋前透过锈迹斑斑的门辐仔细一瞧，发现守门人小屋已是一片荒芜的景象。

烟囱里不见炊烟，小格窗敞开着，满目苍凉。后来，我跟所有的梦中人一样突然产生了超人的力量，似幽灵般穿过了眼前的障碍。那车道还和从前一样曲曲弯弯，但我举步前行，随即意识到了其中的变化——只见那车道又狭窄又杂乱，跟我们所熟知的大不一样。起初我茫然不解其故，待我低头躲开那在眼前摇荡的树枝时，方才觉察到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大自然偷偷摸摸、阴险毒辣地步步进逼，又恣意横行起来，把它那长长的贪婪的手伸向了车道。甚至在过去，那片树林就一直对车道虎视眈眈，最后终于占了上风。车道两旁的树木又稠又密，黑魃魃、无拘无束。山毛榉一株株紧挨在一起，裸露出发白的树杈，枝条纵横交错，怪诞地相互拥抱，在我的头顶遮出一片穹窿盖，活似教堂里的拱道。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树木——敦实的橡树、扭曲的榆树以及许多叫不上名的树木，它们跟山

毛榉盘根错节，拱出沉寂的大地，和一些已经从我的记忆中消失的畸形灌木及植物杂居一处。

在杂草和青苔的挤压下，车道成了细细的长带，砾石路面已不复存在。低垂的树枝使行路人步履维艰，而多瘤的树根看起来好似骷髅的手。在这片密林之中，处处可见曾经充为路标的灌木，它们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美观典雅；也可见曾经以蓝色的枝头享有美誉的绣球花。而今，由于无人控制，它们恢复了野性，不开花结实，一味往高处长，又黑又丑，跟旁边的那些没名堂的寄生植物一个模样。

昔日的车道，现在的羊肠小路朝前延伸，忽东忽西。有时我以为它已消失，谁料它又从别的地方冒出来，也许从一棵横卧的树下，或者从冬雨冲出的泥泞水沟的彼岸挣扎着向远处蜿蜒。我万万没想到这段路程竟如此漫长，肯定和那些树木一样已成倍增加。眼前的道儿似乎是一条迷途，根本不是通向我们的房宅，而是通向遮天蔽日的荒林。蓦然，我一眼瞧见了那房宅，它隐没在铺天盖地、自然生长的灌木丛中。我站在那儿，一颗心在胸腔里怦怦乱跳，热辣辣的泪珠在眼眶里打转。

这就是曼德利，这就是我们的曼德利，缥缈、静谧，一如往昔，灰色的石壁在梦境的月光下闪闪发亮，竖棂窗户映出绿色草坪和游廊。整齐对称的围墙以及宅院本身并未因时光的逝去而稍有逊色。曼德利宛若掌心的一颗明珠！

游廊缓缓而下，通向草坪，草坪则伸向大海。转过身去，我看得到银白色平静的海面，在月光下就像是一泓风平浪静的湖水。梦境中的水面无波无澜，惨白的天空清澈如洗，不见一丝从西边飘来的云儿。我又回过身去瞧那房宅，但见它巍然屹立，神圣不可侵犯，活生生仿佛我们昨日才离开一样，然而花

园却似那片林子一般遵循着弱肉强食的原则。石楠竟高达一百五十码，和羊齿草绞扭缠绕在一起，还跟许多没名堂的灌木交配联姻。那些杂种灌木似乎意识到了自己卑微的出身，可怜巴巴地依偎在石楠的根茎旁。一株紫丁香和铜红山毛榉结为伴侣，而素来以美为敌的常青藤伸展开蔓须，恶毒地将它们绑在一起，使这一对情侣沦为俘虏。常青藤在荒芜的花园里横行霸道，长长的茎蔓爬过草坪，眼看就要侵入房宅里了。另外还有一种树林里的杂种植物，它们的种子很久以前曾散落在大树底下，随即被人们所遗忘，现在它们和常青藤齐头并进，挺着丑陋的身体，像大黄草一样，朝着曾经一度水仙花盛开的柔软的草地进发。

荨麻随处可见，它们是入侵大军的先头部队。它们遮住了游廊，爬满了小径，把粗俗细长的身子靠在窗台上。它们又是大意的哨兵，因为它们的队伍多处被大黄草突破，于是它们焦头烂额、气息奄奄地匍匐在地，一任野兔践踏。我离开车道向游廊走去，因为荨麻是阻挡不住我这个梦中人的。我魂销心迷，直奔前方。

月光能使人产生奇异的幻觉，甚至对梦中人也不例外。我敛声屏气静静伫立，觉得那房宅并非一个空壳，而像从前一样是有生命、有呼吸的。

窗户里透出灯光，窗帘在夜风的吹拂下轻轻摆动；藏书室的房门一定还半掩着，和我们走时一样，而我的手帕放在桌上一瓶秋季玫瑰花的旁边。

我们的房间一定还留有我们的痕迹：一小摞准备归架的图书；一份乱扔着的《泰晤士报》；烟灰缸里的一段烟蒂；我们枕过的枕垫斜依在椅子上；壁炉里的木炭灰仍苟延残喘，待天